

第二十五回 花文芳納綵行聘 錢月英認義姊妹

話說魏臨川辭了花文芳，來到自己家中。崔氏問道：“你昨日原說不回家的，為甚麼又回來？”魏臨川道：“有件大富貴與你知道，花文芳見我們有功，託我上南京買緞子，現兌了三千兩銀子，買辦了一切行禮之物。你道是一件大富貴麼，事完之後，還要重重謝我，豈不是你夫妻一生受用？”崔氏道：“那時起身？”臨川道：“後日一準起身，著我歸家收拾行李。”崔氏笑道：“你往南京發大財，揀那好花樣的緞子代我買兩件，心中快活。”又笑道：“你今出遠門，我辦個酒兒與你饞饞行，祇是沒有備得菜蔬。”魏臨川道：“家無常禮，祇要你有點好心，我老人家隨便喫杯罷了。”崔氏笑嘻嘻擺下酒來，夫妻二人同飲。崔氏道：“我要的物件，你切莫忘記了。”臨川道：“這個不必叮嚀，等我回來，任你揀下幾疋時樣的就是了。”夫妻二人說說笑笑，十分歡喜，喫完了酒，攜手上床。

次日崔氏起來，代他收拾齊備。臨川走上街買了些魚肉等物，叫崔氏庖製喫飯，飯畢，就去叫船，慢慢走到河邊，叫了一隻船，講定價錢。過了一宵，到了第二日清晨，起來喫過早飯，叫人挑了行李，吩咐家中小心火燭，門戶要緊。竟自押著行李下船，交付船家。

轉身來到相府見了花文芳，作了揖道：“晚生的行李已發下船去，特來向大爺說聲。”花文芳道：“我的銀子俱已兌齊封好，盛貯箱內。”忙吩咐有憐著人抬下船去。有憐答應，將那三千兩灌鉛銀子，抬下船去，交與船家。回來說道：“銀子裝下船去了。”魏臨川站起身來，作了一個揖道：“晚生就此告別。”花文芳又拿出五十兩銀子說道：“老魏此項可作路費，那箱內裝封的不用折動，一路須要小心。”臨川接了銀子道：“晚生告別，多則二十天，少則半月即回。”花文芳又吩咐有憐，送魏相公上船。有憐答應一聲就去，魏臨川上船，有憐看至船家開了船，有憐回覆大爺，花文芳聽了大喜道：“魏臨川呀，魏臨川！你可知道麼？‘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’”

隨吩咐有憐，快把崔氏帶進府來，花有憐暗想道：卻是帶進府來，有多少不便，府中人多眼眾，我想早晚親近，就不能了。接口道：“大爺你須思著，目下又無錢小姐過門，況且魏臨川纔去尚不知他事如何？崔氏‘籠中之鳥，網內之魚’，慢慢帶他進府，有何難處？此刻魏臨川出門去，大爺不如從牆頭上過去，不走他家大門也是同在府內一樣。”花文芳道：“你也說得是。”即吩咐花能：“到先生家揀選日期，並下聘吉日，回來稟我。”

花能去不多時，回來稟道：“日子有了。”文芳接過一看，選擇四月二十八日迎娶，十八日行聘。花文芳隨吩咐花能，你到錢家就說是都堂大老爺差來，知照十八日納綵，二十八日迎娶。

花能果至錢府門首叫道：“有人麼？”祇見走出一個老人家，問道：“做甚麼？”花能道：“我是都堂差來，知照你家相公，花府十八日行聘，二十八日迎娶你家小姐，可預備行人。”說畢轉身就走。

老人家正待要問端的，花能就不見了。祇得又到後堂，將此事說了一遍，太太、小姐、公子聞言，俱各大驚，齊哭將起來。後邊僕婦、丫頭聽得前堂哭聲甚高，一齊跑出來，方知花文芳明日行聘，二十八日迎娶小姐，大家俱哭起來。小姐硬著心腸住了哭聲勸道：“母親你乃年高之人，少要悲傷，恐壞了身子，祇怨多生我不孝之女，連累母兄，受無限憂驚。

孩兒拼一死，那奸賊自然罷休。”說畢朝廊下石沿上一頭撞去。嚇得眾人連忙抱住，大家齊哭，哭得天昏地暗。

翠秀說道：“太太、公子、小姐哭也無益，事已至此，就是小姐方纔撞死，奸賊也不干休，又何必遺患於公子？小婢倒有個計策，不知可使得否？”太太住了哭聲道：“你有何計？快快說來！”翠秀道：“婢子自幼進府，蒙太太撫養之恩，真乃是天高地厚之德；又蒙公子、小姐不以下人看待，此恩此德無由得報。婢子細想起來，馮姑爺家失火，多因奸人所害，又將馮姑爺害得充軍去了。他如今倚勢欺人，又仗著都堂之威，硬來娶小姐過門，倘無人與他娶去，祇怕我家也不得太平了。相公乃是讀書之人，怎與奸人為親？婢子無由可報小姐如遇之恩，意欲假扮小姐妝束，代嫁過去，那時纔得安穩，不知太太尊意若何？”小姐道：“這個如何使得，禍乃我前生所造，怎好連累於你。”翠秀道：“小姐此言差矣，如婢子得嫁相府，做了媳婦也就罷了，有甚虧負於我。”太太叫道：“我兒，他也說得是。”小姐哭道：“姐姐呀！你若真心如此，乃我大恩人也。請上受我一拜。”太太道：“老身收為義女，你二人結個姐妹罷。”翠秀道：“婢子還有話說，我今抵嫁過去，小姐切不可在家居住，自古道：‘牆有風，壁有耳’，後來被奸人識破，那時反為不美。等他明日過禮之後，小姐必須尋個僻靜去處，躲藏躲藏，方為上策。”太太聞言說道：“我兒說得極是，祇是沒有這個僻靜之處，這便怎麼了？”

想了一會兒道：“有了！我有一個兄弟，現在山東，不免叫女孩投奔他舅舅任所去罷。怎奈是弓鞋襪小，路遠山遙，怎生去得？”原來錢太太的兄弟名喚馬天奇，現任山東道。小姐道：“母親放心，待孩兒女扮男裝，落霞扮作書童模樣，一同前去便了。”太太點頭向著落霞道：“你二人一向在府，我從不以下人相待，老身一總收為義女。”二人走過向太太拜了四拜，又與公子、小姐見禮已畢。小姐和二人回樓，翠秀今年十七，小姐今年十六，落霞與小姐同庚，月分比小姐小些，小姐叫翠秀是姐姐，落霞是妹妹。翠秀心中暗想：當日在花園內與馮郎同拜天地，實指望小姐過去，團圓一處，誰知被奸人害得馮郎家敗人亡，我等東奔西逃。正是：‘生生拆散鴛鴦侶，活活分開連理枝。’

花文芳！花文芳！我與你不共戴天之讎，待明日抵嫁過去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馮郎向日所贈之扇，留之無用，何不將此扇交與小姐？倘得後來團圓，轉交馮郎也見我一片心腸。連忙取出叫道：“小姐我有一言相告。”小姐道：“姐姐有何說話。”翠秀道：“正月初九日馮郎贈妾這柄金扇，收藏至今，實指望三人同在一處。不想奸賊起這風波，妾到他家要這扇子無用，拜託小姐與賢妹，他日相逢馮郎，將妾這番苦衷轉達馮郎：實非我趙翠秀負心，奈勢處於無可如何，若不權宜之便，錢氏一門又與馮姓同遭其害，豈不玉石俱焚？”小姐與落霞，聽了不覺大哭起來，三人在後樓哭個不了。

次日，小姐仍是哭泣，二人勸道：“不必過於悲傷，哭壞了身子難以出門。”小姐見他二人解勸，略略收了些淚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花文芳，禮物收拾齊備，各處親眷俱下了請帖，舅舅童仁作媒，擺齊聘禮出了府門，十分熱鬧。童仁坐了大轎，抬到錢家門口，下轎陞堂。錢林勉強迎接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已畢。不一時大禮齊至，擺滿廳堂。家丁上前叩賀。錢林打開禮單一看，上面寫著二十八日吉時親迎。遂向童仁道：“老先生為何吉期如此之速？叫晚生妝奩一時那處備辦得來？”童仁答道：“親翁說那裏話？舍甥那邊各色齊備，總不要親翁費心，祇求令妹早早過門。”說畢家人上酒，童仁起身打發行人回去。

街坊百姓紛紛談論道：“花公子這般作惡，硬將馮秀才的妻子奪將過去。”那一個道：“錢家也不該接他的禮物，這不是娶了媳婦

兩家茶。”又有一個說道：“那怕他喫三家的茶，管他作甚。”不言眾百姓紛紛議論，早有人傳到朱翰林耳內，大怒道：“花文芳本是禽獸之徒，竟自將親奪去。錢林這個畜生好生無禮，為何收他禮物？況且馮旭尚在；倘蒙皇天睜眼，僥幸回家，老夫是他媒人有何言語回答他？我如今也不同花文芳講，先將三學生員請來，同錢林講講理，且把這小畜打他一頓，然後扯他到孫父母堂上評評理。”取了一個單帖寫了名姓，著家人請三學生員到來，我有大事相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